

反全球化将助推中欧贸易

陆 旸

特朗普总统3月22日正式签署针对中国的贸易备忘录，计划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价值约600亿美元的产品增加进口关税。中美之间贸易冲突加剧。而特朗普提高进口品关税的真正目的是：对产生贸易逆差的产品进行“重新谈判”。因此，美国所威胁的增税产品清单未必是真正目标，而后续谈判的贸易品才是美国的目标商品。然而，即使美国通过谈判实现了期望或“对等”的关税，也不能保证美国的贸易逆差一定减少并让制造业重回美国。此外，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反而会损失就业机会。但不论结果如何，特朗普赢得了一个明确的“反全球化”的选票，所有信号表明，他决定将这个政策贯彻始终。对中国而言，除了必要的反制措施外，还应该进一步推进改革，从长期逐步增加与欧盟、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让国际贸易更加多元化。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主张“让制造业重回美国”，并强调贸易必须“对等”。虽然决策者和媒体通常将特朗普在国际贸易上的表现描述为“随机和不可预测的”，但是在一段时间内特朗普却表现出了一个连贯的“贸易哲学”，在“白宫”的特朗普与“在竞选中”的特朗普似乎没有明显区别。特朗普遵循他最亲密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和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所制定的贸易政策，其核心观点是：“所有导致美国贸易产生逆差的交易都应该重新谈判。贸易逆差是有害的，因为贸易逆差减少了国内制造业的规模，这些制造业是能够提供高收入的工作。”近期美国政府



在关税问题上的一系列做法，都体现了美国试图针对“贸易逆差”进行“重新谈判”。

特朗普总统正式签署针对中国的贸易备忘录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发展为潜在贸易战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很多分析认为，特朗普的目标只是中国。然而特朗普也同样将目光对准了使美国产生贸易逆差的其他贸易伙伴国。早在3月8日美国就宣布提高钢铁和铝的进口关税，欧盟、加拿大、韩国和墨西哥等美国的盟国受到的影响反而更大。虽然美国之后又豁免了这些盟国的进口关税，但是这一暂时豁免的截止日期为5月1日，并且开出的条件也是“重新谈判”。如果在截止日期前谈判没有达成一致，美国将很可能自动提高这些国家出口到美国的钢铝关税。

美国提高进口关税对本身和全球都带来了较大影响。美国单方面增加中国商品进口关税将破坏全球生产链。中国

从美国的进口要少于美国从中国进口，如果贸易摩擦升级，看起来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中国比美国受到更大的影响，但是这两个国家都全面融入了全球经济，来自任何一方的任何冲击都是互相影响的。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战略从长远来看也会损失掉一些潜在利益。

第一，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岗位并不能通过“对等”的关税被完全纠正。美国制造业岗位的收入并不比其他岗位的收入更高。根据布鲁盖尔（Bruegel）智库的测算，美国不同岗位上的小时工资差异不到3%。美国重新夺取制造业工作岗位将会适得其反，因为劳动力成本高，而关税战争一旦开始美国的产品价格也会上升，从而破坏其他部门的消费和就业。实际上，美国产生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还是自身消费太多、储蓄太少。内部的不平衡表现为对外的逆差。因此，即使产生贸易逆差的商品被“重新谈判”，也难以使本已失

去比较优势的产业重回美国。

第二，特朗普贸易政策将促进中欧贸易关系，并重塑国际贸易新格局。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竞争性大于互补性，而中美和中欧之间的贸易更多的是互补性。虽然看起来贸易战开始后短期内其他国家的损失更大，但是中国和欧洲肯定会进行报复。特别是，中国和欧盟都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如果只是美国筑起了高墙而中欧之间增强双边贸易往来将彻底改变贸易格局，而美国却失去了长期利益。

第三，中国开展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国家的贸易，而这些国家占美国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一。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生产和贸易结构越来越具有互补性。中国主要从东盟国家进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而东盟国家主要从中国进口电子和纺织品。连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生产链还在不断增强，这使得美国公司很难介入。美国抛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RCEP仍在继续，美国出口也将处于不利地位。

第四，美国将失去在亚洲推广自身标准的机会。实际上，不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非常看重自身产品标准的国际化，特别是这些标准在亚洲的推广程度。例如，严格的劳动标准、环境标准和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因此，远离亚洲将会使美国企业在亚洲市场上的保护更少，因此产生难以估计的隐形损失。

第五，美国对钢铁和铝产品的调查以及针对中国的301调查都缺乏透明度。美国的这一做法将产生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因为这一调查过程的透明度远低于经常使用的反倾销、反补贴、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做法将产生潜在危害。

对于特朗普的这一行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获得暂时豁免的国家短期内都将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作出必要的让步，对来自美国的商品降低关税；要么采取反制措施，对进口自美国的商品同

样提高关税税率。如果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中国对美国可以采取提高关税和限制投资等反制措施。首先，中国可以针对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关键商品提高关税，如汽车。目前来看，美国非常希望通过谈判使中国和欧盟降低美国汽车进口关税。虽然大豆和飞机也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关键商品，但是前者容易引发中国内部的通货膨胀，后者替代国只有欧盟。其次，中国也可以限制部分美国直接投资。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仍然相对较大，同时美国公司也非常希望进入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当然贸易摩擦升级对双方都有害，互惠合作才能双赢。如果通过谈判的方式，最终中国也可以选择适度开放金融领域和降低部分美国产品进口关税。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暂时豁免国家的最终选择也同样影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解决思路。在所有得到钢铝关税暂时豁免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最终可能都会选择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一致，然而欧盟与美国发生潜在冲突的可能性最大。首先，美国与欧盟国家在汽车进口关税上“不对等”——欧盟对进口自美国的汽车征收10%的关税，而美国对进口自欧盟的汽车征收2.5%的关税。欧洲汽车又主要出口美国，其次才是中国。2016年美国从欧洲进口的汽车约为380亿欧元，其中从德国进口占到220亿欧元。根据Bruegel智库的估算，特朗普在2017年1月上台时曾威胁加征欧盟汽车35%的关税，如果实行该计划，欧洲每年的汽车出口损失将在50亿~170亿欧元。早前特朗普接受采访时就曾抱怨“德国人购买雪佛兰轿车的数量不多，而美国人却购买了很多宝马轿车”，近期又进一步威胁“如果欧盟进行关税报复，美国将对进口自欧洲的汽车提高关税”。很多欧洲学者认为，为了“纠正”一切贸易逆差，特朗普对欧盟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提高关税可能也只是时间问题。如果美欧在汽车关税上的谈判没有达成一致，或者在未来某一时刻特朗

普突然宣布对欧洲汽车增加进口关税，都会使得美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不稳定的和侵略性的特朗普政府可能是欧盟和中国之间迅速增加信任的催化剂。

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对各方都会产生损失，中国也不例外。首先，美国提高关税壁垒后中国的相关产品出口竞争优势下降，在短期难以找到替代市场的情况下，直接影响该行业以及上下游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其次，虽然经济增长在长期由潜在增长率决定，但是在短期实际增长率却由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决定。外需减少将直接影响中国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是，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内需增长也可以弥补外需减少带来的损失。因此，如果中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改革，也能减少潜在的外部冲击。这些改革的领域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减少企业税费和个人所得税。减少个人所得税可以提高个人实际收入，有助于扩大内需。减少企业税费可以使企业单位成本降低，不仅增强企业产品竞争优势，也能增加企业实际的投资回报率并促进企业投资。第二，保护知识产权，鼓励企业创新。中国目前需要从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转向依靠科技创新优势。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是鼓励企业创新的根本动力。第三，适度开放国内市场，使企业产品质量从竞争中得到提升。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理论虽然被发展中国家广泛应用，在产业发展初期通过保护使企业得到发展，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后取消保护反而能够使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和提升。

从长期来看，中国更应该加强贸易多元化发展。

首先，中国应该改善并加强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欧洲国家同样对美国未来贸易政策有所担忧。这一担心从近期欧洲智库的报告中可见一斑。因为特朗普也同样将目光对准了使美国产生贸易逆差的其他贸易伙伴国。在保持观望的同时，欧盟也在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不确定寻求新的增长点。在这一过程中，

虚拟货币市场风险

尹振涛

虚拟货币主要是特指那些非真实存在的货币。目前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游戏运营商或门户网站等发行的特定用途的代币,如一些游戏币或QQ币等。它们都有特定的应用场景,一般都由明确的主体发行,并受到监管机构的相关监管。另一种是在互联网上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创造产生甚至发行的各种数字代币,如依托区块链技术发行的比特币(Bitcoin)、以太币(Ethereum)等。

虚拟货币存在风险,已经为市场所认知。人民银行早在2013年便提示过比特币投资风险,并在2017年9月叫停了ICO,同时就虚拟货币交易所、第三方支付渠道等进行监管。但是,以比特币等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市场一边发展迅猛,一边风险依然在滋生、集聚,被叫停的ICO依然变相存在。2018年1月和2月,日本、意大利相继爆发虚拟货币交易所虚拟货币被盗或遭受黑客攻击事件,显示虚拟货币市场风险层出不穷,风险的发展、蔓延很容易引发群体性、系统性风险问题,急需高度关注。

第一,虚拟货币巨大的价格波动极易引发市场风险。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市场上存在的虚拟货币有7000多种,其中有一定的交易规模或存在交易市场的大约有900多种。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是在比特币的源代码基础上进行修改得到的,因此运作体系比较相似。目前虚拟货币市场集中度很高,市场占有率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比特币、以太币和瑞波币(Ripple)。这三种虚拟货币市值占市场总市值的80%以上,而剩下的大多数虚拟货币基本没有交易量。同时,市场上还存在大量的空气币、山寨币,甚至是传销币。

虚拟货币的币值差异非常大,同时货币价格波动巨大。以比特币为例,2010年一个比特币价格不足14美分,2013年飙升至1242美元,增长8871倍,2015年回落至66美元。经过一定的调整和震荡后,2017年又迎来一轮暴涨暴跌,年中价格甚至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万美元。受一些政策的影响和市场调整,目前比特币价格在8000美元左右。在比特币价格

波动的影响和带动下,其他主流虚拟货币价格均出现过暴涨暴跌的情况,甚至一些货币在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波动后,直接退出市场。

目前的虚拟货币二级交易市场,投机炒作气氛十分浓厚。由于没有监管,股票二级市场上的那些投机炒作手法,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上变本加厉,杠杆投资、场外配资等形式存在,使得市场风险急剧扩大。同时,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以及虚拟货币持有量相对集中——大约40%的比特币由1000个人持有,再加上虚拟货币交易所缺乏证券交易所那样的信息披露制度,虚拟货币市场极易被操纵,所谓的“割韭菜”现象时常发生。

第二,ICO骗局隐藏欺诈风险。所谓ICO,是一种模仿IPO的网络公开融资行为,即项目发起方通过区块链技术发行一种新的虚拟货币,吸引投资者投入比特币、以太币等现有的虚拟货币,从而实现快速、大规模融资的目的。与传统的依靠风险投资进行技术创业融资相比,ICO融资的确在融资速度、融资规

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将得到微妙的改善。因此,对中国而言,即使特朗普在关税上可能会打乱原有的贸易格局,造成短期的贸易损失,但是由于同样受到美国的威胁,改善并加强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也是应对美国“反全球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渠道。

其次,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全球化新格局。无论是美国声称的“让制造业重回美国”还是欧盟坚持的“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欧盟标

准”,目的都是为了用自身的标准构建全球化。实际上,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总额约为9535.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25.7%。“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总人口达44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62.6%。相关国家GDP总和高达2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总额的28.6%。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联合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找到了新的增长点,也能够对世界经济和贸易

秩序进行有效的重新配置,从而实现贸易再平衡并重塑全球化。以此为契机,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并增加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并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那么美国“反全球化”的过程,也正是中国进一步发挥全球作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 许小萍)